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八回 穿山鼠小店捧酒盞 蔣澤長撈印奔寒泉

且說展、盧、韓、徐，在開封府自從拿獲了樂尚、水路的吳澤，兩個人口供一樣，共招作反之事，將他們收監，待拿了王爺對辭。就將他們的口供奏聞萬歲，天子降旨，著開封府派點護衛上襄陽幫大人辦事。幾位爺各帶從人，乘跨坐騎，趕奔襄陽。曉行夜宿，饑餐渴飲。那日離襄陽不遠，忽然天氣不好，前邊又不是個鎮店，緊緊催馬到了一個所在，沒有大店，就是一個小店，囑咐下馬進店。徐三爺嘆道：「店小子，打臉水烹茶。」店小二說：「不成，不成，我們是小店，那些事不管。」徐慶罵道：「小子，不要腦袋了！」展爺一攔：「三哥使不得，此處比不得大店。伙計莫聽他的。」

店小二說：「你們眾位老爺們，要吃什麼，須先拿出錢來。是你們自己做，是我們做可做不到。」展爺隨即拿銀子，連喂馬帶酒肉，一齊預備。飯熟放桌子，端酒茶。徐慶喝道：「小子沒長著眼睛麼？」小二說：「怎麼了？」三爺說：「四位老爺，為何三個酒盞子？」小二說：「還是現借來的，再多沒有了。」三爺說：「沒有，將腦袋擰下來。」

要打，小二跑了。不多時，雙手捧定一個大酒杯，言道：「錯過你們老爺們，我們掌櫃的也不給使，這是我們掌櫃的至愛的物件，我借來要是摔了，我這命就得跟了他去。」

盧大爺說：「怎麼這麼好？」小二說：「我們這裡的隔房都知道，這玩藝小名叫白玉堂。」盧爺罵道：「小輩還要說些什麼！」小二說：「我說白玉堂。」展爺攔道：「莫說了，重了老爺的名字了。」小二道：「這個酒盞子是粉錠的地兒，一點別的花樣沒有，底兒上有五個藍字，是『玉堂金富貴』，故此人稱叫白白白白……」三爺一瞪，他就不敢往下說了。三爺接來一看，果有幾個字，「展爺念念。」展爺說：「不錯，不錯，是玉堂金富貴。」三爺說：「人物同名，實在少有。」小二說：「黑爺爺，你可莫給摔了。」大家飲酒，三爺隨喝隨瞧，忽然一滑，摔了個粉碎。店小二哭嚷道：「毀了白玉堂了！做了白玉堂了！」三爺抓住要打。展爺解勸，方才罷手。小二哭泣。展爺說：「我賠你們就是。」小二說：「一則，買不出來；二則，掌櫃的要、要我的命。」展爺說：「我見你們掌櫃的，沒有你的事就是了。」回頭一看，盧爺一傍落淚。飯也就不吃了。展爺親身見店東說明。人家也不教賠錢，言道：「人有生死，物有毀壞。」盧爺更哭起來了。店錢連捧酒杯，共給了二□兩銀子。

天已二鼓，大家睡覺，惟有大爺淨是想念老五。直到三鼓，忽覺燈光一暗，五弟從外進來，叫道：「大哥，你們到襄陽，多多拜上大人，小弟回去了。單等拿了王爺，回都之時多多照應你那弟婦姪男。你我弟兄不能一處長聚了。」盧爺一驚：「你死了不成？你是怎樣死的？快些說來！」五爺說：「小弟仇人就是他。」從外進來了一個大馬猴，前爪往五爺身上一抓，再看五爺渾身血人一樣。盧爺意欲向前，馬猴早被徐三爺揪住，探一雙手，把馬猴的雙睛挖將出來，鮮血淋淋。大爺把五爺一抱，哭叫道：「五弟呀，五弟！」焉知曉把展護衛抱住了。展爺說：「大哥，是我！」盧爺這才睜眼一看，卻是南柯一夢，放聲大哭，把二爺驚醒，言講夢裡之事，大家悽慘。展爺勸說：「大丈夫夢寐之事，何可為論，無非大哥想念五弟而已。」

次日起身，出店上馬，奔襄陽而來。到了襄陽入城，上院衙外下馬，叫官人進去回稟。盧大爺目不轉睛，淨看著五弟出來。四爺出來行禮，並未看見。四爺叫：「大哥。」

盧爺抬頭看見，言道：「五弟死了罷？」四爺言：「喪不喪，好好的人，因何說他死了？」大爺說：「因何不出來見我？」四爺說：「出差去了。有話裡面說去。」大家入衙，至先生屋內。大爺要見大人，蔣爺使眼色。先生說：「大人歇了覺了。」展爺就知不好。四爺叫著酒，說：「三哥喜大杯飲酒，看大杯。」三爺與大家吃酒。四爺問大眾的來歷。展爺將奉旨的事細說一遍。三爺大醉，說：「我醉了，如何見大人？」四爺說：「你先睡覺，回頭再見。」三爺點頭，真就睡了。不多時，呼聲振振。大爺便問：「五弟倒是如何？」四爺言：「先把三哥灌醉，就好說了。」大爺言：「快說。」四爺就提大人丟印事，五爺追印未回。大爺哭道：「五弟死了。」四爺問：「何出此言？」大爺將捧盞、夢中事細言。四爺心慘，又把哄大人的話哄了大爺。大爺半信。四爺說：「好了，你們來得巧，我將要上寒潭，無人保大人，眾位一來，有看家的了。二哥同我去，與我巡風。」大爺也要去。四爺道：「逆水潭在君山之後，你老人家愛哭，倘若被君山嘍兵看見，豈不是禍患不小？」大爺說：「我不哭，我可得去。」四爺說：「你看家罷，家裡頭也要緊。」大爺說：「不去，我就尋死。」四爺說：「你說話就不吉利。」二爺說：「去就叫大哥去。」三爺怪叫了一聲，由夢中起來，說：「我也去。」蔣爺說：「又醒了一位。三哥要那裡去？」三爺說：「那裡去，我就上那裡去。可是你們上那裡去呢？」蔣爺說：「三哥，我告訴你，你可莫著急。大人到任，把印丟了，讓襄陽王府的人盜去。」三爺說：「我走。」蔣爺說：「三哥上那裡去？」三爺說：「我找襄陽王要印去。」蔣爺說：「咳，沒在王府，他們擱在逆水寒潭了。又不是在山上，水裡頭是我去，山上才該你去呢。」徐慶說：「對，你是翻山鼠，我是穿山鼠，我給你巡風去，還不行麼？」四爺說：「大哥，二哥都給我巡風，何用全去，看家要緊。」三爺說：「看家有展護衛。」蔣爺說：「不行，展爺的本領不如你。」三爺說：「怎麼我比展護衛的本領還大？是我比你的本領還大麼？」展爺說：「大多咧。」蔣爺說：「你那個本領有考校呀。要是此刻前來，慢說動手拿賊，就是大喊一聲『穿山鼠徐三老爺在此』，就能夠諸神退位。」三爺大笑：「那不成了姜太公了嗎？既然如此，我就看家。我睡覺可死啊，要是刺客前來，你可叫醒了我，我好囑諸神退位。」可見得蔣平一輩子不能長肉，自己哥們他還陰他呢。

四爺帶上水濕衣靠，大爺、二爺各帶夜行衣的包袱。四爺囑咐展爺：「保大人全在你一人，別指望我們三哥。」說罷，三人起身，出上院衙，走襄陽西門。一路無話。

日已垂西，遇一樵夫，打聽寒潭所在。樵夫說：「過北邊一段山梁，過山梁平坦之地，有一村，名叫晨起望，東西穿村而過，出東村口，有個澗，叫鷹愁澗；有個崖，叫錦繡崖。往東北有個小山口，千萬可別進去。小山口通君山後身，如若進山口，教嘍兵看見，立刻就綁押見大寨主，問你的來歷。雖不至於死，可不嚇一大跳。過了小山口，往北路東有個嶺，叫蟠龍嶺，上有五棵大松樹，密密的，枝葉接連，年深日遠，其名叫五接松。樹下有新墳地。由蟠龍嶺前往北，有個大三神山；再往北，有小三神山。大三神山有山，小三神山無山有廟。由廟東山牆往北，地名叫上天梯。先前下不去，如今有鍾寨主找石匠鑿出一蹬一蹬的台階來，其名就叫上天梯。站在上天梯的上頭往下一看，在東北有一個大水池子，方圓夠三里地，此水寒則透骨，鵝毛沉底，一味的亂傳，其名就叫逆水寒潭，聽見說是當初禹王治水的一個海眼。公然就是一個大水池子，有什麼看頭。遇見嘍兵就要涉險，我可是多說。」蔣爺陪笑說：「借光，借光。」樵夫擔柴揚長而去。

三位爺過山梁，穿晨起望，走鷹愁澗，過錦繡崖，遠遠看見小山口，往裡一瞧：山連山，山套山，也不知道套出多遠去。往北奔大三神山，正東蟠龍嶺上有五棵大松樹，樹下新起的一個大墳頭兒，前面有石頭祭桌，上有石頭五供。傍邊有石碑子一個，上頭刻著字，字是「皇宋京都御前帶刀三品護衛大將軍諱玉堂白公之墓」。盧爺看見哭道：「原來五弟死去，墳墓卻在此處，待我向前哭奠他一番。」二爺哭道：「正是。」四爺一見說：「不好！墳前一哭，被嘍兵看見，即是殺身之禍。」不知三位的生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